

汲古阁本《汉书》底本来源考

孙晓磊

虞山毛氏汲古阁刻本《十七史》素以版本精善著称,其中《史记集解》前附有毛晋所撰《重镌十三经十七史缘起》,列出了各经、史的具体名称及刊刻时间,可知汲古阁本《汉书》于崇祯十五年(1642)开雕,每半叶十二行,行约二十五字,注双行三十七至五十字不等,顺治十二年(1655)补缉脱简《艺文志》一卷、《文三王传》、《贾谊传》、《叙传》四卷。

一

关于汲古阁刻本《十七史》的底本问题,《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有云:“毛氏《十七史》,多据宋元旧版。”^①但毛氏《重镌十三经十七史缘起》中只交代了各史的名称及刊刻时间,并未提及各史的底本来源,所以很难考查底本为何。至于汲古阁所刻《汉书》,《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正史类·汉书》云:“汲古本无三刘说。”^②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汉书叙例》云:“今人家《汉书》多常熟毛氏汲古阁刻本,字密行多,篇帙缩减,诚简便可喜,予亦用之。但前明南监版有颜师古《叙例》,此削去不存,则来历不明。”^③则知王鸣盛虽盛赞汲古阁本《汉书》,却并不清楚其来历。经目验,该本《汉书》全书前后皆无牌记显示底本信息,所以关于其来源后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致有以下六种说法:

1.北宋本。卢文弨《抱经堂文集》“书吴槎客所藏不全宋本《汉书》后”条云:“汲古所梓《汉书》当是据北宋本。此疑是南宋本,误字亦少。汪文盛本殆亦从此本出。”^④卢氏仅有断语,没有解释理据。

2.南宋初本。韩泰华《无事为福斋随笔》有云:“汲古阁《前汉书·翟方进传》‘厥子堂而构之’注,师古曰:‘父有作室之意,则子当筑室而御名焚燎以

①邵懿辰撰,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五《史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86页。

②邵懿辰撰,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五《史部一》,第191页。

③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七《汉书一》,中国书店,1987年,第1页。

④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九《跋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43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28页。

成之。’‘御名’即‘构’字。下文‘乃遣大夫(桓谭等)’下又注曰‘渊圣御名’,可知汲古阁用宋本。”^①可知韩泰华依据汲古阁本避宋钦宗赵桓及宋高宗赵构讳,断定其底本是南宋初的本子。又,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名讳别称至宋始严”条云:“汲古阁《汉书》为影宋本,其《艺文志》内‘桓宽《盐铁论》’‘桓’字阙不书,但注四小字曰‘渊圣御名’,是南宋初年之本,钦宗未殂尚称名而不称讳也。大约自宋以后名讳两字分别始严。”^②

3.南宋庆元本。方彦寿在《建阳刘氏刻书考》(下)中说:“刘元起(即刘之问)宋庆元间刻《汉书注》,取宋祁的十六家校本,又别采十四家本参校,兼采刘敞、刘攽、刘奉世三刘刊误。明南监本、汲古阁本均以之为底本,反青出于蓝而‘逊’于蓝,每有刊误和疏漏。”^③方氏亦仅有断语。

4.明南监本。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汉书》云:“金陵局翻汲古阁本。汲本从南监本出,不但文字有小异,且无刘(刘敞、刘攽、刘奉世)、宋(宋祁)等注,故传者往往弃刘、宋等注评校不录。”^④王氏亦仅有断语。

5.宋祁校本。杨绍和《楹书隅录》“宋本《汉书》一百二十卷六十册六函”条云:“(宋)景文原校于书之上方,之同(笔者按:“同”当作“问”,即刘之问)辈始以其语附入注下。盖景文随手写录,参差错落,后人未加细别,亦复杂沓无次耳。故宋本所附韦昭、晋灼等文,或作‘萧该’或作‘宋祁’或其上竟无‘萧该’、‘宋祁曰’,体例混淆,究不能定为何人之书矣。明南监本《汉书》师古注多删削不全,以宋本校毛氏汲古阁本,师古注皆同,可知毛本胜于监本。但毛本不附萧该音义,刘、宋等校语。而以殿本校监本,则知监本所附甚多遗漏。又以宋本校殿本,知亦尚不全。殿本不能家有其书,而宋本虽系残帙,尤不易觐。今取萧该等文,凡殿本、监本所无者尽为录出,辑成一编,俾读史者藉此聊扩见闻耳。并以家藏明成化补印之元大德乙巳(1305)太平路刊本及监本、毛本互校,与宋景公等所校各本异同者亦为标出,以见各本源流不同,皆不可偏废也。殿本、元本师古注亦皆与宋本合,惟元本不附萧该等文,与毛本同据宋本。……予故疑此宋本即之同(当作“问”,即刘之问——引者注)所刊之原本。”^⑤杨氏此处所说的“宋本”之“宋”字非指“宋朝”,而是指“宋祁”(卒谥景文),他所谓的“宋本”即“宋祁校本”。杨氏关于“此宋本即之同所刊之原本”的怀疑是正确的,已有大量证据证明“宋祁校本”确实是刘之问所刊之庆

①韩泰华:《无事为福斋随笔》卷下,《续修四库全书》第1181册,第14页。

②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卷九,《续修四库全书》第1161册,第446页。

③方彦寿:《建阳刘氏刻书考》(下),《文献》1988年第3期,第226页。

④王欣夫撰,鲍正鹄、徐鹏标点整理:《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卷二《甲辰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174页。

⑤杨绍和:《楹书隅录》卷二《史部》,《续修四库全书》第926册,第598-599页。

元本的底本^①。

6.宋祁校本之前的北宋本。周晨在《宋刻〈汉书〉版本考》一文中说：“汲古阁所据本采北宋初张昺说，而不及三刘及宋祁说，恐怕不能说是汲古阁删建安本所致，而应当解释为：汲古阁所据本是早于宋祁校本的北宋本。”^②她的依据是汲古阁本无三刘及宋祁说，且收有南唐张昺六条校语，故断定所据本是“早于宋祁校本的北宋本”。

探讨《汉书》版本问题，应先明白《汉书》宋刻本在后世形成了两个版本系统：以北宋景祐本为首，形成北宋本系统，以景祐本、元大德本为代表；以南宋庆元本为首，形成南宋本系统，以庆元本、白鹭洲本为代表^③。此前学人对汲古阁本《汉书》底本来源的诸多论述，归纳来看，卢文弨、周寿昌、周晨的论断应隶属北宋本系统，而韩泰华、杨绍和、王欣夫、方彦寿的观点实属南宋本系统^④。

关于汲古阁本《汉书》的底本问题，首先可以排除“宋祁校本”和“宋祁校本之前的北宋本”这两种看法，原因如下：

1.崇祯十五年开雕的汲古阁本《汉书》避“桓”、“构”字讳，而有明一代崇祯帝前历经十七位帝王，名中无有“桓”、“构”字者，当是避宋钦宗赵桓、宋高宗赵构讳。赵桓在位止一年（1126）便被北虏，次年（1127）高宗赵构即位，南宋始。洪迈《容斋续笔》云：“绍兴中，分命两淮、江东转运司刻三史板，其《两汉书》内，凡钦宗讳，并小书四字曰‘渊圣御名’，或径易为‘威’字。”^⑤目验汲古阁本《汉书》，如卷三〇《艺文志》“桓宽《盐铁论》六十篇”（引文出自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汉书》，下同）之“桓”字，汲古阁本《汉书》刻作“渊圣

①参见王勇：《宋刻〈汉书〉庆元本研究》，北京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其第三章第三节“庆元本《汉书》所据底本研究”用大量证据证明“庆元本的底本确定为宋祁校本”。亦可参考孙晓磊：《〈汉书〉汲古阁本校议》，南京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②周晨：《宋刻〈汉书〉版本考》，《襄樊学院学报》2002年1月第1期，第77页。

③王勇《宋刻〈汉书〉庆元本研究》文中说：“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已经知道宋庆元本与‘景祐本’《汉书》在后世分别形成了两个版本系统……庆元本和‘景祐本’产生了明显的差异，已经是两个不同的《汉书》版本。”并说：“庆元本《汉书》的版本系统，就目前研究所知，主要包括宋蔡琪家书刻本，元（当作‘宋’）代白鹭洲书院刻本，明代南、北监本，清代武英殿本等。”周晨《宋刻〈汉书〉版本考》言：“班固的《汉书》自传世以来，历经传抄和校刻，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版本。宋代也有不同刻本，这些刻本分属于北宋本和南宋本，构成两大不同的版本系统。”又进一步申述道：“尽管不能割断南宋本与北宋本的联系，但由于南宋本特别是其中建安本（即庆元本——引者注）改动太大，我们把二者区别开来，看作两个系统，应该还是有根据的。”关于元大德本的底本是景祐本，见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八《史部一·正史类》“太平路新刊《汉书》一百卷，元刊本”条云：“是书刊于大德乙巳岁（1305）十有二月……其书出自景祐本，故谬讹尚少。”（《续修四库全书》第926册，第158页。）

④关于《汉书》北宋本系统和南宋本系统所囊括的主要版本名称，参见孙晓磊：《〈汉书〉汲古阁本校议》，南京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⑤洪迈：《容斋随笔》卷一四《周蜀九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88页。

御名”四字(此条讳字周寿昌已提及);又卷八四《翟方进传》:“乃遣大夫桓谭等班行谕告当反位孺子之意。”其“桓”字,汲古阁本亦刻作“渊圣御名”四字(此条讳字韩泰华已提及)。

汲古阁本《汉书》亦有以“威”字代“桓”字者,如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郑国,今河南之新郑,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虚也。……桓公从其言,乃东寄帑与赙,虢、会受之。后三年,幽王败,桓公死,其子武公与平王东迁。”“桓公死”三字,汲古阁本作“威公死”;又如卷二七中之下《五行志中之下》:“先是,齐襄淫于妹鲁桓公夫人,使公子彭生杀桓公。”“杀桓公”三字,汲古阁本作“杀威公”。

汲古阁本《汉书》中还有以“完”字代“桓”字的避讳情况,如卷七五《翼奉传》、卷八七下《扬雄传下》师古注文中有“獮音桓”三字者,卷九四上《匈奴传上》师古注文中有“獮音桓”三字者,而汲古阁本三处的“桓”字均作“完”。卷七《昭帝纪》:“乌桓复犯塞,遣度辽将军范明友击之。”其“乌桓”二字,汲古阁本作“乌桓”,属缺笔避讳。另,汲古阁本《汉书》还有避“构”字讳者,如卷八四《翟方进传》:“厥子堂而构之。”师古注曰:“父有作室之意,则子当筑室而构莽橑以成之。”注文之“构”字,汲古阁本作“御名”二字(此条讳字韩泰华已提及)。由上述避讳情况可知汲古阁本《汉书》保留了宋本避讳之旧,且可以断定是避北宋末帝钦宗赵桓(1126)及南宋始帝高宗赵构(1127-1162)的讳,则知其底本当不早于南宋初。

2.宋祁卒于仁宗赵祯嘉祐六年(1061),距钦宗赵桓(1126)及高宗赵构(1127-1162)有近百年之久,则“宋祁校本之前的北宋本”和“宋祁校本”断不会出现避“桓”、“构”字讳的情况,而汲古阁本均有避之者,可知其底本不会是“宋祁校本之前的北宋本”或“宋祁校本”。

3.如前所述,周晨依据汲古阁本《汉书》无三刘及宋祁说,且收有南唐张昞六条校语,断定汲古阁本依据的底本是“早于宋祁校本的北宋本”。殊不知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白鹭洲书院所刻《汉书》(下文简称白鹭洲本)亦收有张昞校语,且元大德九年(1305)太平路所刻《汉书》(下文简称元大德本)亦无三刘及宋祁说且收有张昞校语,故不能径直推断汲古阁本无三刘及宋祁说且收有张昞校语便是直承宋祁校本以前的北宋本而来。

其次,我们亦可否定王欣夫“汲本从南监本出”的看法,理由如下:

1.明嘉靖八至九年(1529-1530)南京国子监刊本《汉书》(下文简称南监本)各卷首题衔与汲古阁本多有不同,可初步判断两者无直接继承关系。以卷一上《高帝纪上》为例,南监本在卷首先题篇名卷数“高帝纪第一上”,次题“前汉书一”,次题“汉兰台令史班固撰”,最后题“唐正议大夫行秘书少监琅邪县开国子颜师古注”;而汲古阁本卷首先题篇名卷数“高帝纪第一上”,次题“汉书一”,次题“正议大夫行秘书少监琅邪县开国子颜师古注”^①。两本题衔

^①南监本与汲古阁本卷首题衔不同,赵惠芬《〈汉书〉知见版本考述》亦提及,见台湾《书目季刊》第37卷第3期第43页及第46页。

明显不同:南监本题“前汉书一”,汲古阁本无“前”字,王先谦据此认为汲古阁本“犹存古式”^①;南监本题“汉兰台令史班固撰”,汲古阁本无;南监本题“唐正义大夫行秘书少监琅邪县开国子颜师古注”,汲古阁本无“唐”字。

2. 汲古阁本《汉书》是王先谦《汉书补注》的底本,且王先谦对汲古阁本非常忠实,不改动其正文、注文^②。准此,我们可知《汉书补注》的正文、注文当与汲古阁本差异不大。另一方面,《汉书补注》每一卷均收录有大量用南监本校对的异文,几十条至百条不等,全书用南监本校对的异文条目更多至难以统计^③。《汉书补注》与南监本有如此多的异文,又是对汲古阁本的忠实继承,那么可以推知汲古阁本与南监本亦有大致相同的异文条数存在。如王欣夫所说“汲本从南监本出”,两本之间却有如此大量的异文,该作何解释?清人也云“明南监本《汉书》师古注多删削不全……知监本所附甚多遗漏”^④,而“汲古阁本注文完足”^⑤且“以宋本校毛氏汲古阁本,师古注皆同,可知毛本胜于(南)监本”^⑥,亦可判断“汲本从南监本出”绝无可能。

3. 证明汲古阁本非出南监本另一有力的证据是汲古阁本在每一卷的卷末均有“琴川毛凤苞氏审定宋本”十字印记。如卷一上末尾“高帝纪第一上终”下刻有“琴川毛凤苞氏审定宋本”印记,不难推知汲古阁本《汉书》是依据宋本刊刻而成,非明南监本。

二

如前所述,《汉书》宋刻本在后世形成了以景祐本、元大德本和庆元本、白鹭洲本为代表的北宋本和南宋本两大版本系统,为厘清它们与汲古阁本三者之间关系,特进行如下数种对比:

首先,笔者以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汉书》(以下简称点校本)为底本,将北宋本、南宋本和汲古阁本详加对比,发现三者避“桓”、“构”字讳的情况多有不同:如卷二七中之下《五行志中之下》:“先是,齐襄淫于妹鲁桓公夫人,使公子彭生杀桓公。”景祐本、元大德本不避“桓”字讳,庆元本、白鹭洲本缺笔作“栢”,而汲古阁本避讳作“威”;又卷三〇《艺文志》“桓宽《盐铁论》六十篇”,景祐本、元大德本、庆元本、白鹭洲本均不避“桓”字讳,而汲古

①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7页。

②关于此点,中华书局1962年版《汉书》在“出版说明”中已经详细交代,说:“王本自言‘以汲古本为主’……王本以汲古本为主,它对汲古本非常忠实,但王氏仍旧‘遵用官本(即殿本)校定,详载文字异同’,只是不用殿本改汲古本的正文和注文。这就是王本跟局本不同的一点。王氏发见的文字异同详载他的补注中。”

③具体异文此不赘举,参见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

④杨绍和:《楹书隅录》卷二《史部》,第598页。

⑤王先谦:《汉书补注》卷首《前汉补注序例》,第1页。

⑥杨绍和:《楹书隅录》卷二《史部》,第598页。

阁本避讳作“渊圣御名”；又卷八七下《扬雄传下》“(师古曰)獮音桓”，景祐本、元大德本、庆元本、白鹭洲本均不避“桓”字讳，而汲古阁本避讳作“完”；又卷八四《翟方进传》：“(师古曰)父有作室之意，则子当筑室而构焚燎以成之。”景祐本、元大德本、庆元本、白鹭洲本均不避“构”字讳，而汲古阁本避讳作“御名”。因“景祐”(1034-1037)为北宋仁宗赵祯(1023-1063)的年号，由时间上可推知景祐本《汉书》不会出现避钦宗赵桓(1126)及南宋高宗赵构(1127-1162)讳的情况，以景祐本为底本的元大德本亦不避“桓”、“构”字讳。又“庆元”(1195-1200)为南宋宁宗赵扩(1195-1224)的年号，而“白鹭洲本”亦刊刻于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则由时间上可推知庆元本和白鹭洲本《汉书》避“桓”、“构”字讳。我们不难发现庆元本、白鹭洲本与汲古阁本避“桓”、“构”字讳的情况不同，依此，我们至少可以初步判断汲古阁本《汉书》及其底本不属于以庆元本为首的南宋本系统。

笔者通校汲古阁本《汉书》后，发现汲古阁本不避孝宗赵昚(1163-1189)、光宗赵惇(1190-1194)讳，今亦举两例以示全貌：卷八二《史丹传》：“且皇后谨慎，先帝又爱太子，吾岂可违指！”景祐本、元大德本、汲古阁本不避“慎”字讳，而庆元本、白鹭洲本缺笔作“愼”；又卷二七中之上《五行志中之上》：“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惇笃。”景祐本、元大德本、汲古阁本不避“惇”字讳，而庆元本、白鹭洲本缺笔作“惇”。景祐(北宋仁宗，1034-1037)年间刊刻的《汉书》不会出现避南宋孝宗赵昚(1163-1189)、光宗赵惇(1190-1194)讳的情况，以景祐本为底本的元大德本亦不避“昚”、“惇”字讳。

汲古阁本《汉书》仅避钦宗赵桓(1126)及南宋高宗赵构(1127-1162)讳，不避孝宗赵昚(1163-1189)、光宗赵惇(1190-1194)讳，而庆元本、白鹭洲本均避孝宗赵昚、光宗赵惇^①，据此我们亦可判断汲古阁本《汉书》及其底本不属于以庆元本为首的南宋本系统。

其次，在《汉书》的“传”部分，庆元本、白鹭洲本在多人合传中均有“xx传”独题在传文右方界行居中的位置。如卷三一《陈胜项籍传》分别有“陈胜传”、“项籍传”，卷三五《荆燕吴传》分别有“荆王刘贾传”、“燕王刘泽传”、“吴王濞传”，卷四五《蒯伍江息夫传》分别有“蒯通传”、“伍被传”、“江充传”、“息夫躬传”均独题在传文右方界行居中的位置，而景祐本、元大德本、汲古阁本均无此题。据此我们认为汲古阁本《汉书》及其底本并不属于以庆元本为首的南宋本系统，且可初步判断应属于以景祐本为首的北宋本系统。

再次，笔者发现《汉书》诸种版本中的异文，汲古阁本多与以景祐本为首

①关于庆元本《汉书》避讳至“惇”字，《中国版刻图录》(北京图书馆编，文物出版社，1961年，第1册，第38页)已经有所提及，其“《汉书注》，唐颜师古撰，宋刘元起家塾刻本，建阳，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条云：“耳记篇名，宋讳缺笔至‘敦’字。……版式与黄善夫本《后汉书》相似，盖同时刻本。”

的北宋本系统相同,而与以庆元本为首的南宋本系统迥异。列表举例如下:

点校本	景祐本、元大德本	庆元本、白鹭洲本	汲古阁本
卷四《文帝纪》: 师古曰:“与读曰豫。”	预	豫	预
卷一八《外戚恩泽侯表》: 乐昌共侯王武 以帝舅关内侯侯,六百户。	六千户	六百户	六千户
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 师古曰:“《汉旧仪》云银印背龟 钮,其文曰章。”	皆	背	皆
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 百官公卿表第七上	百官公卿表七上	百官公卿表第七 上	百官公卿表七 上
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第七下》: 右内史李信成。中大夫儿宽为左内 史,三年迁。	二年	三年	二年
卷二二《礼乐志》: 其或继周者,百世可知也。	虽百世可知也	百世可知也	虽百世可知也
卷二七上《五行志上》: 师古曰:“夏征舒,陈卿夏南…… 事在宣公十一年。”	宣十年、十一年	宣公十一年	宣十年、十一年
卷三一《项籍传》: 招八州而朝同列。 邓展曰:“招,举也。”苏林曰:“招 音翹。”	前作“邓展”,后 作“苏林”	前作“苏林”,后 作“邓展”	前作“邓展”, 后作“苏林”
卷四二《周昌传》: 是岁,戚姬子如意为赵王,年十岁, 高祖忧万岁之后不全也。	是后	是岁	是后
卷五一《邹阳传》: 师古曰:“攘袂,犹今人云掉臂 耳。”	捋臂	掉臂	捋臂
卷五一《邹阳传》: 师古曰:“獮音俱略反。”	碧	略	碧
卷六七《云敞传》: 师古曰:“狷音子掾反。”	工	子	工
卷九〇《酷吏传》: 下太守杜延年簿责,(田)广明自 杀阙下,国除。	太仆	太守	太仆
卷九九下《王莽传下》: 名不正,则言不顺,至于刑罚不中, 民无错手足。	民无所错手足	民无错手足	民无所错手足
卷九九下《王莽传下》: 言刘升、翟义为伏戎之兵于新皇 帝世,犹殄灭不兴也。	刘升	刘伯升	刘升

最后,《汉书》刻本中收录张昺校语共六条,分别在卷三〇《艺文志》、卷四〇《张良传》、卷四八《贾谊传》、卷五七下《司马相如传下》、卷六五《东方朔传》、卷八七下《扬雄传下》。经对比可发现张昺校语在《汉书》各版本中的记载有两处不同:1.从收录位置上看,景祐本、元大德本、汲古阁本均在卷末另行附记,庆元本、白鹭洲本则参错在注文中。2.卷四〇《张良传》和卷五七下《司马相如传下》中的两条校语各版本文字有较大的差异,今比较如下:

(1)《张良传》云“良尝从容步游下邳汜上”,服虔曰:“汜音颐,楚人谓桥曰汜。”应劭曰:“汜水之上也。”文颖曰:“沂水上桥也。”师古曰:“下邳之水,非汜水也,又非沂水。服说是。”臣昺案:从水乃《诗》云“江有汜”及今有汜水县,字音详里切,据许慎《说文》云“东楚谓桥为圯”在土部,本从土,传写盖误从汜,合从土,作颐音。下文“直堕其履汜下”并作“圯”字校定。

庆元本、白鹭洲本无“张良传云良尝从容步游下邳汜上服虔曰汜音颐楚人谓桥曰汜应劭曰汜水之上也文颖曰沂水上桥也师古曰下邳之水非汜水也又非沂水服说是”六十字,景祐本、元大德本、汲古阁本有。

(2)《司马相如》“难蜀”文中云:“身亲其劳,躬儼骭胫无胝,肤不生毛。”张揖注曰:“躬,体也。戚,凑理也。”臣昺:检字书无“儼”字,又“戚”字《说文》云“戍也”。按李善注《文选》云:“(孟康曰)凑,凑理也。”疑《汉书》传写相承,误以“凑”字作“儼”字耳。合为“凑”。

庆元本、白鹭洲本无“司马相如难蜀文中云身亲其劳躬儼骭胫无胝肤不生毛张揖注曰躬体也戚凑理也”三十四字,景祐本、元大德本、汲古阁本有。

综上,汲古阁本《汉书》文本特点与景祐本、元大德本同,而与庆元本、白鹭洲本迥异,且汲古阁本仅避钦宗赵桓(1126)及南宋高宗赵构(1127-1162)讳,不避孝宗赵昚(1163-1189)、光宗赵惇(1190-1194)讳,保留了底本避讳之旧,所以其底本应在南宋初,且属于北宋本系统。针对汲古阁本《汉书》底本问题,清人卢文弨认为汲古阁本来源于北宋本,韩泰华、周寿昌认为来源于南宋初的本子,杨绍和认为来源于宋祁校本,王欣夫认为来源于明南监本,方彦寿认为来源于宋庆元本,周晨认为来源于宋祁校本之前的北宋本。我们通过对汲古阁本《汉书》文本特点的考察,否定了杨绍和、王欣夫、方彦寿、周晨的看法,贯通确立了卢文弨、韩泰华、周寿昌的看法,即:汲古阁本《汉书》的底本是景祐本为首的北宋本系统中刊刻于南宋初期的本子。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